

暖阳·被单·母亲

□景泰蓝



阳光明丽的天气,晒台的晾绳上,散发着阳光气息的被面、床单,在轻舞飞扬……每每遇此情景,我的心中便会升腾起一股和暖的气息,顺着敏感的神经爬满每一寸肌肤,那种感觉,一如母亲的手把儿时我在梦里轻摇……

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在那个多子多福的年代,这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在那个乡下重男轻女的岁月,我不可能带给母亲幸运。但,我是母亲唯一的孩子,是母亲的独生女儿,却是我的福泽与幸运。母亲对我的爱用溺爱来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我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不会做家务,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母亲惯我惯得没有原则,惯得不容商量。

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我的床总是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尤其在春暖夏至时节,她隔三差五就会把床单被套背到河里去清洗,然后放到阳光下晾晒。晒被套的绳子,有时系在两棵大桉树上,有时系在门前的大青柚与房屋横梁间,有时系在开满鲜花的梨树与杏树上。追着阳光的足迹,母亲总是将一床床被套床单晒得又暖又香。我喜欢看母亲给我铺床单、换被套

的样子,她的动作娴熟轻巧,双手牵着床单两端,一扬一落、一抻一赶,就将皱巴巴的床单铺得平平展展,再一掏一塞、一抖一扇,就将被套与棉絮组合得服服帖帖。母亲每次为我打理好床铺之后,我总是舍不得倒头就睡,而是躺在上面久久地嗅着,那混合着花木、阳光的清甜味道,就这样钻进我的心里,钻进我的温馨童年和幸福未来……

工作的繁忙和生活能力的低下,使我一直有借口享受母亲的爱。因为母亲一直和我同住,以至于成年后的我套被套的技巧和力量都显得极其外行,甚至不符合一个贤惠女人的最低标准。

早上匆匆地从床上爬起来,来不及将拧成一团的被子抻平,就踏上了去单位的路,下班回家时,发现被子已被整理一新。一有好阳光,母亲就会换洗我的床上用品,拿到小区屋顶的露台上搭绳晾晒。不厌其烦地更换,经年绵延的幽香,不管生活多累多难,只要躺在母亲为我换洗过的清爽床铺上,就能睡得安稳踏实和舒服。似乎,这样的幸福太平实,平实得令人健忘,平实得让人心安理得。躺在母亲为我洗净铺平的床上,睡一个

好觉,做一个好梦。开启每一个平淡而不琐碎的清晨,因为有母亲在,不必比别人起得早,去整理床铺做早餐;因为有母亲在,不必为家务琐事而把生活过成一只鸡毛。只是来去匆匆的岁月如一条蜿蜒的暗河,波涛汹涌的暗流终究变成越来越清晰的声响。母亲老了,已岁近迟暮,母亲病了,把健康与坚强都撒在了陪伴我的路上。

陪母亲去医院检查,母亲的腰已经痛得直立不起来。医生说必须立即手术,不然会有瘫痪的风险。听到这个消息,母亲害怕了!我想她不是害怕她瘫痪了自己怎么办,而是在想瘫痪了,她的女儿怎么办?一个三十多年来连被套都没有换过几次的孩子。是的,在母亲眼里,我从没长大,她不能容许她的生命有一丝的风险拖累到我的生活。

手术前一晚,母亲早早地洗了澡,收拾好东西,待我回到家,走进房间的那一刻,我愣住了!看着刚刚被拆换掉的干净床单与被套,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母亲,我的勤劳善良的母亲,在即将手术的前一晚,忐忑的不是手术的风险,却担心的是她手术后谁来为我换被单。房间里依然散发着淡淡的混合着阳光与洗涤用品的清香,这香却像一枚钢钉将我的心扎得生痛!春阳依然温暖,母亲换好的被单依旧清香,而我却突然失去了消受这福气的勇气。

如今,离母亲手术过去已三年多了,她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但时常还是会有不适的症状。我不再让她给我换被套、洗床单。渐渐地,我成了和母亲一样的斗士,母亲对我的依赖也一天多过一天。就像一棵树,在母亲的宠爱里,我没有沉下去,母亲的爱把我滋养得日益粗壮后终于浮上水面,成为一家老小的小舟,我愿载着母亲静守她的余生安详。

暖阳,被单,我与母亲,在温情弥漫的晒场交换了方向……

深山行(外一首)

□郝富成

只有在山里我才能感受到
万物的独特魅力

一座山
被一条水泥路捆绑

而遗落的农舍
镶嵌在大山的怀里

细雨蒙蒙
群山开始倒立

如果可以选择
我相信大雾的流窜是无辜的

桃溪谷

没有更多的颜料和笔触
去修饰一条溪谷的眼眸
深邃,清澈的目光
在这片隐匿的土地上
缓缓流淌
流进一夜故乡的星辰
流出母亲满满的一谷叮咛
越往里走
我越分不清山外的时刻
和微醺的鸟鸣
停下来时
我似乎遗忘了来时的路
遗忘了一层晕染的寒气
我不得不承认
她有着土家族姑娘的精致
在溪谷里
她那温柔的呼吸
都将灌溉我的每一寸苏醒

好梦不知归

□郭文艺

我在梦里有许多好去处,最喜的当是东营的水塘。

这个水塘现实里是无处可寻,又或许,多年前印在心底的画面,如今反刍在梦境里来的景象。

去东塘,须翻过一面大的斜坡,往前走,坡度逐见宽,不过很陡。在梦里,身子是会飞的,人微微离地面些是可行的事,所以要翻越这斜坡,到坡的那面去,不是很难。我可以先是拄着拐杖走,两边树的叶子拍打着我的脸,走到半坡道时,身子换成爬,一步一步的拽着坡上的青蒿,脚步开始打颤,心里多少有些疼人。不过一想到翻过坡的那边去,就是心里要见的景物时,身上也就来了劲,整个人也会喜悦开来。再往上爬,双脚,被慢慢脱离了地面,轻轻的往顶端飘去,顿觉得也不怎样累了。

翻过坡去,眼前便显出一番景色:一洼清池,芦苇甜蒲。走近了看,鱼虾见底,在水里自由穿梭,青蛙卧满了塘沿。稍远处,青砖瓦舍、白鹭、鸡鸣、故人、麦田。抬了头瞧,白云一朵一朵的,不高,也不低,刚好树梢处。顶头的天,离奇的蓝,像一双大的眼睛,慈润的望着田舍,望着我。

忍不住,轻轻折根芦苇,坐塘边垂钓。调皮的鱼儿嗅着苇杆的芬芳,在水下来来回回的打蹭,看着便心欢。水墨色的,披着大红的,各色的大蜻蜓纷纷

向这边集结、靠拢,对我,像见一个久违的人。它们不会说话,只善于用行动表达内心的欢愉,三五一群的,先是立在苇杆上,顷刻再飞起,俯冲下,用翅膀“嗖”地点下水面,再回来,继续静卧在苇梢,肩头。

我的心有了前所未有的安静,舒畅。

我看到祖父牵着牛,正从稍远点的青砖瓦舍旁走过,那牛走走停停,抬头看看天,再低头啃青草,悠闲自在。祖父手里提着小鞭,头上顶着草帽,晃悠悠的跟着牛。柔和的光线照在祖父的大衫上,祖父的脸上便升起了舒心的笑。

父亲这时也来了,他左手挎着牛套,右肩扛着摇耒。父亲走路的样子还是那般仓促,总像有人跟他抢道似的。父亲把摇耒轻轻的卸在田埂上,回头捋了捋牛的毛发,把牛套给它熟练的戴上,牛摇了摇尾巴,一个劲蹭父亲的身子。

霞光下,祖父扶起摇耒,把两根耒把子横在牛屁股两侧,绑在牛脖子上戴着的套绳上。父亲从祖父手里接过小鞭,一手牵牛,一手甩鞭,鞭子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来,我坐在东塘,听得真真的。

祖父转了个身,扶着摇耒走,走一步,摇三摇,脚下的土被耒齿划出一道

道美丽的线条子。

父亲牵着牛,不紧不慢的走,祖父在后面扶着耒,均匀的摇,一块良田,来来回回。

转弯时,父亲一个小侧身,头微微一钩,牛绳左手换在右手中,牛跟着顺势来个半圆的弯,祖父赶紧把摇耒紧摇三下,猛地一提耒身,耒齿离地,再一个弧形的转身,又起新的一垄……

我坐在东塘,看得清清的。夕阳下,父子俩的身影被拖得长长的、瘦瘦的,人、牛、摇耒,融合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来。

时光静止在了东塘。静止在了东塘上的天。一大片火红的蜻蜓围着我打转,它们栖在苇梢,荡在肩头。无数的蛙声混合成了一曲只有仙界才能谱成的妙音。

我听得真真的。一大朵,一大朵的云头朝这边移,低低的,刚好压过头顶,白白的,如绵羊。一片又一片的云,从头顶闪过,有唐朝的云,宋朝的云,有杨贵人的马匹……

我看到祖母就站在云朵里,慈善的笑,祖父,父亲,牛,他们也脚下踩着云,站在了天的尽头,朝这边望着,望着。

梦境转换,我看不到人,也不见了牛,天幕坠满了数不尽的星子。那星子上雕满了唐诗,刻尽了宋词,你仔细地读,总读不尽余意。

月盘很大,淡黄色的光洒满了东塘,投在了水中,映起我稚嫩的脸……

多年后,我常常梦到这个梦,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梦。我常常在这个梦里,褪去心头所有的结儿,重新做回那个无忧的孩子。